

傅益璇 著

傅家 记事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傅益璇 著

傅家记事

生活·讀書·新知
三聯書店

Copyright ©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傅家记事 / 傅益璇著. —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, 2014. 7

ISBN 978-7-108-04861-5

I. ①傅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傅抱石 (1904 ~ 1965) —
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5256 号

责任编辑 李学军

装帧设计 康 健

责任印制 徐 方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35 毫米 × 965 毫米 1/16 印张 14.25

字 数 150 千字 图 100 幅

印 数 0,001—7,000 册

定 价 38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自序

我没写过什么文章，更不要说写书了，那在我心目中是一件了不起的事，是要有学问的，因此从未敢去尝试。

这本小书只是有次和好友胡妍妍小姐聊天时，谈及父亲和家里的一些旧事，越说越兴奋，不禁滔滔不绝起来。她似乎听得很入神，突然灵光一现说：“你怎么不把它写下来呢？”胡小姐为人极有内涵，待人接物稳重中蕴藏着诚恳和热情，对国内艺术界的一切了然于心。她的话让我有了一股动力，就这样学着去写了。

说是“写”，实际上就是“记录”我平时和朋友聊天的内容。既是闲聊，当然是处在闲适的状态，一时是娓娓道来，一时又慷慨激昂，毫不避讳，既无章法也无逻辑，是完全经不起正儿八经“审视”的。

写完之后，无意中翻书才知道，原来林语堂创造了一种叫做

“闲谈体”的散文风格，是一种比较自由的文体，谈天说地，不拘格套，恰如密友攀谈，讲究的是从容的气氛，平实的节奏，表达的是真情、真性、真意。当然，彼充满智慧之“闲谈”绝非我肤浅之“闲谈”，但却稍稍安慰了我忐忑不安的心。

关于父亲及那个时代家里的一切，其实我所能表达的甚少。就算有些记忆，也不是刻意去记住的，是顺其自然地留存在脑海里的。所以记录下来的种种，只是跳跃式的点滴而已。因为是“过去式”，时间、人物、地点及情节的错漏肯定难免。但我通过文字的书写，使自己对父亲的怀念得到了很大的满足，这无疑是情感上的一次盛宴。

此书的出版，得到了诸多好友的倾心帮助，“嘉德拍卖”的王雁南女士和寇勤先生是我要衷心感谢的人，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的李学军编辑面对我那些“业余”的手稿，所表现出的耐心和专业态度，更是令我肃然起敬。只祈望这本小书没有令诸好友太过失望，就得心所愿了。

目 录

自序

前篇

无情最是台城柳 依旧烟笼十里堤

古都南京 3

儿时印象 31

故居记忆 48

中篇

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

关于父亲 63

父亲和母亲 116

我家的奶妈 136

后篇

人生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

困难时期 147

父亲的痛——我的大哥和大姐 154

“文革”降临 171

家人的遭遇 189

前篇

无情最是台城柳
依旧烟笼十里堤

古都南京

我们家原不是南京人，但这里有着和父母亲一起生活的全部时光，所以南京就是我心里的故乡。对于那里的一切，我总是念念不忘的。

南京是一个古都。六朝的繁华，到南唐前后三百余年。经明太祖朱元璋，到建文帝，明成祖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，前后近六十年的建设、充实，已形成一个工商发达、繁荣的大都市，是历朝历代文人荟萃的文化艺术中心。杜牧的诗作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那悠悠的历史长卷如醉如梦。深厚的文化底蕴令南京显得端庄美丽又大气。

城里随处可见的参天大树，郁郁葱葱地掩映着斑驳的明城古墙，处处是青瓦粉墙的民居、金边红漆的招牌。街边小摊摆着色



60年代初全家福，摄于傅厚岗6号家中。前排左起：罗时慧、傅益玉、傅抱石、傅益珊。后排左起：傅益璇、傅小石、傅二石、傅益瑶。

彩缤纷的小工艺品，青石路上来往的人群透着憨厚的笑脸，那古朴中透着浪漫的风情，着实让人迷恋。

南京的人朴实本分，坦诚豁达，非常可爱。比如在马路上有什么人不支倒地了，立即就有人围拢过来，他（她）们绝不是来看热闹的，而是真正的关切。有人就会动情地感叹道：“唉！真是可怜哟！”于是帮忙找家人的、找警察的、找医生的、找出租车的，着实会忙乱一通。如果是天寒地冻，还会有人端来一碗热腾腾的汤面，外加送上现金。他（她）们都是些普通的过路人，看上去也只是些打工的，但那浓浓的人情味，还真是让人肃然起敬。

我从年青的时候就离开了南京，辗转居住了许多地方。但不论是繁华现代的香港，还是美丽宁静的温哥华，都不能拴住我的心。只有南京才会使我感到一种充满亲切的愉悦。这里的一切，无论是美好的，还是不尽如人意的，都能引起我会心的微笑，使我领略许多的乐趣。这里不光有父母和家人生活的痕迹，更有那说不尽的故乡情。

虽然南京的严冬酷暑，令许多外地人望而生畏，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南京人，却是快乐的。

南京的春

初春三月，天空就会渐渐明亮起来，不时透出一抹湛蓝的霞光。虽然仍是春寒料峭的日子，阳光却逐渐多了起来。正午时分，老人和孩子端出小板凳，靠着门边晒太阳。也有人在院子里晒被子，大家的脸上都现出轻松的笑容。

我对春天是很痴迷的，按捺不住地想要出去溜达。虽然穿得严严实实，但双眼却四处寻觅着春的痕迹，关心着春的消息。在路边、在墙角、在枝头……只要有一点嫩黄浅绿的影子，我都会停下来仔细地看个究竟，心里充满欣喜。正是“春风无行迹，似与草木期；高低新萌芽，闭户我未知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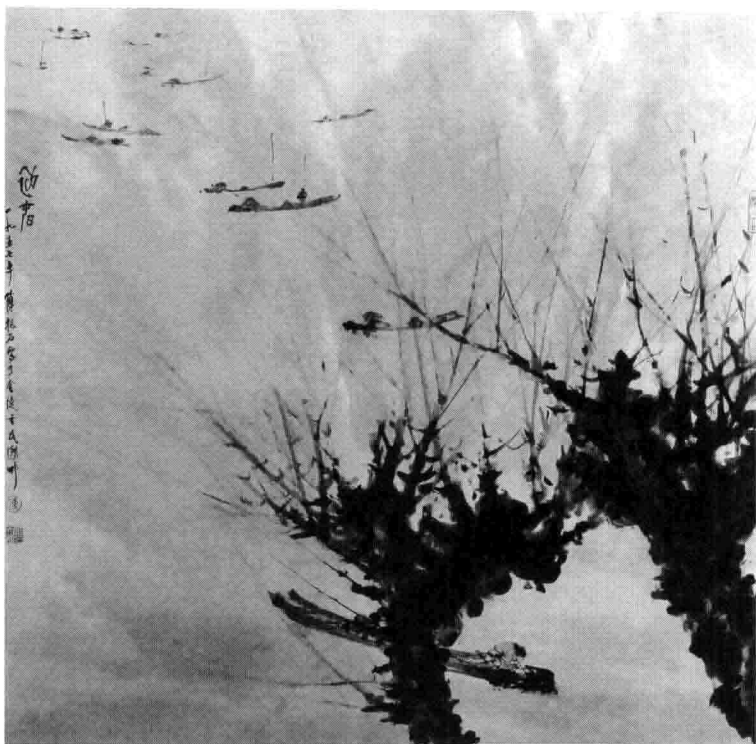
而春日的玄武湖，是一定要去的。当你从繁华的闹市穿过深深的明城墙洞门，潋潋的湖光山色令你眼前豁然开朗。从开

阔湖面上吹来的阵阵清风，温柔地拂过你的脸，透过你的全身。

四十几年前的玄武湖是别有一番风味的。处处荒草萋萋、疏淡粗放，充满野趣。荒寒寥廓的湖区游人稀少，清新而幽静。清明过后，堤上粉红的樱花静静地开了，隔着幽绿的湖水，远远地望过去，就像漂浮在水面上绯色的云。等结了樱桃，红艳艳地就挂在树上，也无人去采。湖里的荷花菱角随意地蔓生着，站在湖岸上就可以看见银灰色的鲢鱼在菱叶里穿来穿去，鳞光闪闪。自然天成的湖岸，长满了芦苇水草，掩映着无人的小船。野鸭在湖里自在地游来游去，潜水觅食。当烟水苍茫处的远山渐渐地融入暮色时，晚风便一阵阵地激荡着湖水，被惊扰了的水鸟在湖面上急驰而过，长啸着飞向无际的天空。林风眠的水墨画里就有这样激动人心的瞬间，令人难忘。韦应物那不朽的诗句“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”，传诵了近千年，也只是他看见的平常景象。

初春时节，湖边的老柳就开始萌出米粒般的新芽，点点嫩黄在苍老盘错的柳根上似有似无。从远处望去，那一片飘逸流动的绿意时隐时现。流苏般的细长枝条随风摇曳，轻柔地拂着湖面，激起了细细的涟漪，漾起了一片朦胧的春光。湖岸上遍地娇黄的迎春花，整齐的杨柳夹杂着含苞的碧桃树，在那似黄似绿的湖岸边露出点点绯红。要是下起蒙蒙细雨，那这一切便在雨丝中若隐若现。湖水尽头的钟山如黛，白云依依，如梦如幻，恰似一幅米芾的水墨长卷。当春风疾驶而过，缤纷的落英便飘然而至，弄得你满身濡湿。

父亲对玄武湖的春天情有独钟，他常和母亲带着我们在那桃



《初春》 傅抱石作

红柳绿的大堤上散步，心情愉悦。他画玄武湖的春光是与众不同的，着墨不多，充满了春的激情和浪漫的诗意。他那独有的皴法，画出了老柳的苍劲古朴，却蕴藏着无限的生命力。又用花青加藤黄的汁绿染湿了整张宣纸，仿佛能闻到那暗绿的柳阴中散发出来的润湿的青草味。柔韧有力的长线条就是春风中飞舞的柳丝，生气盎然。在婆娑的柳阴空白处有一叶扁舟，船头轻轻的那一点洋红，是撑船人的衣服，应该是个女孩儿吧。随意的一根焦



《春风杨柳万千条》 傅抱石作

墨线条，像撑杆一样斜插在水里。船下面的几条淡墨水纹若有若无，像是小船轻轻地在荡漾，就要从那绿沉沉的柳阴之中撑出来。唐人徐俯曾咏“春雨断桥人不渡，小舟撑出柳阴来”，说的就是此情此景吧？

春天我最爱的是桃花，院子里的桃花就开在我的窗下。那种毛桃树的花是一种很“正”的粉红色，俗艳得很，但却有着一种令人亲近的魅力。我常常伏在窗台上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它们，那满树的绚烂令人心潮澎湃。半夜醒来，推窗见那桃花在朦胧月

色下成了淡淡的紫色，妩媚的粉妆神秘动人。春日里多雨，不知什么时候雨丝就悄悄地飘了起来。在迷蒙中，它们又像是坐在轻纱帘后面的美人，可望而不可即。一夜风雨过后，见那桃树下满地打湿的花瓣，就会不由地轻轻念道：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”看来古人和我们对自然的情感，无论经过多少茫茫岁月，总还是一样的。

春天的菜市也是寻找春的足迹的地方。南京地处长江边，是水陆交汇的江南重镇，农产品极其丰富，蔬菜鱼虾源源不绝。每日清晨，近郊的菜农便将一担担新鲜的菜蔬挑进城里，翠绿的黄瓜、菠菜、豆角，浅红的萝卜，紫色的茄子，嫩黄的菜花……散发出浓浓的春意。挽着菜篮子的主妇们兴奋地穿梭在各个菜摊之间，喜形于色。我很喜欢那种气氛，竟会跟在买菜人后面闲逛，站在菜摊子前面听着她们的议论，不时还搭讪几句，乐在其中。

父亲平时是不喜欢吃蔬菜的，但南京春日所独有的芦蒿却得到他的青睐。苏东坡有诗云：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芦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想必便是这“芦蒿”了。此物很易长，且有一种特殊的香气。将摘完嫩芽的老根不要扔掉，放进蒲草袋里，经常用水浇它，便会长出嫩芽。在傅厚岗院子里的水池边，就养着一蒲包芦蒿。母亲用它来炒腊肉，碧绿的芦蒿杆子加上殷红透明的腊肉和鲜红的辣椒丝，清香脆嫩。当餐桌上出现这道菜时，父亲总是会兴奋地多倒上一杯酒呢！

过了细雨纷纷的清明时节，南京的近郊已是莺飞草长，绿茵遍地了，野生的荠菜争先恐后地破土而出。宋人辛弃疾曾云：“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又曰：“春日平原荠菜花，

新耕雨后落群鸦。”陆游更有《食荠诗》：“小著盐醯滋味美，微加姜桂发精神。风炉歛钵穷家活，妙绝何曾肯授人。”看来这春天的荠菜受人喜爱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。几场春雨后，那山坡上、竹篱下、路沟边，到处都有这种野菜，它们常混杂在青草里让人很难发现，寻找时也充满了乐趣。我小时候就经常呼朋唤友到处去挖，蹲在草丛中全神贯注地去找，时常为发现成片的荠菜而大声欢呼！北极阁的山坡上和玄武湖的水岸边都是最爱去的地方。不过家里却从未吃到过我挖的荠菜，因为每到后来我们就满山疯跑地玩去了，不但荠菜撒了满地，就连篮子也丢了。

荠菜鲜嫩的时期很短，如天气温暖湿润，便很快地开出米粒般的小白花，菜叶会变粗涩，就无法再吃了。民间有儿歌唱道：“三月三，荠菜花开像牡丹。”虽然这两种花是“八竿子打不着边”，但在人们心里却是一样的美好。荠菜是贴地而生的，放射形叶子有些粗糙，其貌不扬。但它有一种特别的清香，非常诱人。用来包馄饨、水饺都十分好吃，尤其是用来炸春卷，更是鲜香无比。但我独爱荠菜肉丝炒年糕，雪白柔糯的水磨年糕片上缀着翠绿的荠菜粒，伴着粉红多汁的肉丝，那清香鲜腴的风味是炒年糕中的逸品。

春夏间的“马兰头”和“菊花脑”都是南京特有的野菜，价廉物美，有很好的清热凉血的作用，几乎家家都会吃。南京的妇女经常三五成群在山坡林边寻找它们，乐此不疲。

当天气渐暖，柳絮、杨花开始四处飞扬的时候，有一种红皮白心、小巧可爱的萝卜就上市了，南京人亲昵地叫它“杨花萝卜”。洗净后去掉茎叶，用刀轻轻拍一下，加上糖醋凉拌来吃最好。带有丝丝辛辣的萝卜鲜嫩多汁、清脆酸甜，非常爽口。母亲

常用一只仿青花敞口圆碟来盛，白底蓝花衬着玫瑰色的萝卜，十分绮丽动人。用它来炖排骨汤，是南京人春天的时令菜。深红的萝卜炖煮之后成了粉红色，漂在乳白的肉汤里，上桌时撒上碧绿的葱花，吃起来软糯鲜甜，是一道滋润的春日汤品。

大概四月中下旬吧，南京城里城外的栀子花就盛开了。绿得像翡翠般的叶子，托着层层叠叠洁白无瑕的花瓣，像极了观音坐下汉白玉的莲座，幽静而秀气，阵阵淡雅的香气沁人肺腑。那种清澈的美，会令你的心为之一动。

天刚蒙蒙亮，郊外的花农就将带着露水的栀子花摘下来，几枝扎成一小把，放在小木桶里，用清水养着，拿到市场的门口去叫卖，非常便宜。于是人们的菜篮子里都纷纷有了那白色的栀子花。梳髻的女人也会在头上斜插上一朵，乌黑的发丝衬托着玉白



《雨花台颂》 傅抱石作